



段曉雲

9.12.5生

江西省永興人

北平京華美專畢業

■經歷／

空軍電台主持人

■現職／

復興劇校教師、國劇欣

賞會副主任委員

■作品／

「節烈紅顏」改編「晴雯」、「人面

桃花」

寶菱堂軼事

國劇劇本組第三名 段曉雲

劇情簡介

丞相府七公子喜獲「寶菱堂」劉大小姐富蓮為婚，急欲一睹其纏足之巧，親自往聘，雖儘露紈袴之風，卻未使劉員外夫婦虛榮心態稍有警覺。

劉富蓮孌生妹劉貴蓮因水災失散，為劉夫人表弟現任宮監之古異尋獲回家方慶團圓，驟見貴蓮「天足」自然，劉氏大怨乳娘並感有辱「寶菱堂」將其禁足西花園。

古異有徒賈炎為司花小太監，因頹下忽然生鬚，總管為避責私命出宮，古異送去劉家，劉員外見係太監，命充花匠並看管劉貴蓮，天機貴自然，二人個性恬淡，互憐遭遇，始同兄妹，終結姻緣。

七公子與富蓮週年回門時，劉員外發現賈炎、貴蓮竟結姻緣乃大發雷霆，二小則處理陳述並請歸山間，古異急請總管來府，總管豁然大度，認為是天作之合，同意二小同至松吉山中去過平實自在生活。

編後

太監和小脚是我國歷代以來在王朝專制之下極不人道的兩件畸型產物。於明朝時僅皇宮內便有太監九萬餘衆，清順治朝減為九千，光緒時一千九百八十九人，宣統出宮前為八百人，出宮時只剩二百餘人均行遣散，才結束了歷代「閹人」

的殘暴行為。

「纏足」則無異加在婦女身上的酷刑，既違反生理，又戕害健康，直至民國建立以後始行全面禁絕。本劇結合這兩件畸形習俗，編為喜劇，為在說明人為之生趣，天機貴自然只要不損自然樸實，生活之間自有美與真善。

■人物表

劉富蓮——青衣，鳳冠、宮裝、花帔、花腰包、梳大頭、彩鞋。（蹂躪）

劉貴蓮——花旦，大頭、水鑽頭面、竹布褲褂、汗巾、褲襖裙子、彩鞋、小坎肩。（劉富蓮、劉貴蓮由一人扮演）

劉員外——老生，深色員外帔、員外巾、彩褲、厚底。

劉夫人——老旦，深色老旦帔、腰包、彩褲、福字履。

金蘭——老旦，梳抓髻、插花、花褲子襖、腰巾、彩鞋。

玉梅——花旦，梳抓髻、插花、花褲子襖、腰巾、彩鞋。

總管——老生，（清水臉）（淨）（揉紅臉）戴大太監帽、佩流蘇穿藍蟒、腰繫軟帶、彩褲、厚底。

古異——丑，大太監帽不配流蘇、改良官衣繫軟帶、朝方。

賈炎——生（大嗓）太監帽、花褶子、素褶子、彩褲、朝方、大白襪子黑布鞋、帶水袖藍茶衣、草帽圈、腰包、黑布仙、

衣、倚褲、酒鞋。

七公子——丑，公子巾、棒槌巾、花褶子、彩褲、朝方。

二家丁——丑一、生一，黑素羅帽、素褶子、大帶、大白襪、黑布鞋。

衆人役——素臉、素箭衣、黑薄底、紅彩褲、紅纓帽。

衆丫環——旦，梳抓髻、插花、布褲褂、彩鞋。

小太監——素臉，太監帽、花褶子、彩褲、朝方。

■場次表

第一場：七公子喜聘。

第二場：失散女團圓。

第三場：賈炎獲重生。

第四場：劉富蓮出嫁。

第五場：太監變花匠。

第六場：力護「寶菱堂」。

第七場：同病且相憐。

第八場：回門賀週年。

第九場：富貴不可恃。

第十場：天機在自然。

第一場（七公子喜聘）

地點：送聘途中。

△幕啟時配樂以唢呐為主與鑼鼓合奏喜慶曲。

△八家丁分著吉服捧聘禮，抬禮盒以舞蹈脚步上場。

△二家丁為七公子牽馬上。

七公子：（唱云蘇調）

喜洋洋催動赤兔馬（身段接唱）興高采烈去往丈母娘的家。（騎馬舞身段）

劉小姐他的金蓮一拈兩。（比劃、身段）

遠近聞名人呀麼人人誇。（轉唸數板）

因此上宦門子弟爭著把聘下，仗高門讓我摘下了這朵呀玫瑰花。（身段接唱原腔）

七少爺雖讀書學問可不大，要說是吃喝玩樂名登榜首十呀麼十有八。（身段）

（數板）為喜事昨夜裡通宵玩耍，撤了酒席又把骰子抓。

到天亮熬的眼皮子發麻嗓子啞，恨不得一頭就往被窩裡扎。（身段）今日裡親自押禮去岳家。（手比小脚）

無非是只相看看她。（白）我說小子們，到了沒有哇？

家丁甲：一拐彎就到了。

七公子：如此快馬加鞭呀（步驟，音樂加快）

△七公子一行人列隊下

第二場（失散女團圓）

△二幕啟時歡鬧的音樂聲中，劉府家院，丫環往來穿梭布置廳堂。

△劉員外劉夫人與緻沖沖指點佈置顯出滿意狀。

△景為劉府寶菱堂大廳。

劉員外：哈哈哈哈（唱西皮搖板）

老天爺不負我辛苦一場，

與相府結親家九族生光。

劉夫人：（接唱西皮搖板）

雖說我未與你把男兒生養，

這女兒卻勝過那狀元郎。

劉員外：（唱西皮二六轉流水）

常言道婦人榮辱在脚上，纏金蓮是女兒的十載寒窗。

劉員外：（接唱流水）

宏揚婦道蒙嘉獎，皇后親賜「寶菱堂」。

劉夫人：苦去甘來得報償，榮登相府做新娘。

△幕後白：姑老爺到府。

劉員外：動樂相迎。

△抬禮者人分列兩旁。

△七公子入內站中間態度倨傲。

家丁甲：快拜呀！

七公子：唱西皮搖板

進門來先拜訪老岳丈（拜）。

磕頭尊聲丈母娘（磕頭）。

劉員外：老岳丈（喜）喔哈哈……。

劉夫人：丈母娘（歡喜）啣哈哈。

七公子：（唱流水）

八抬禮放置廳堂上，

心急想看看我的新娘（行絃）（白）我說這位丈人文母娘，我先瞧瞧新娘子如何……？

劉員外：（與夫人對看，一鑼，接唱流水）

我夫妻陪你飲瓊漿，想看新娘等拜花堂（行絃）。

七公子：（向家丁）聽這話音兒……今兒是不讓看？

家丁甲：本來嘛，沒這規矩。明兒就娶親了，你急甚麼？

七公子：公子爺也不成？

家丁乙：在老丈人家你還是「拳著點腿兒好。」

家丁甲：別亂施展，顯了原形人家不把姑娘許給你了。

七公子：那咱們？

家丁甲：你臉兒都綠了，趕快回家睡覺養精神去。

七公子：好。我連爸爸的話都沒聽過，今兒聽「你」一次回家睡覺去（唱流水）。看新娘、成空想，只得等到拜花堂。無

精打彩回府往。（行腔、行絃）

劉員外

劉夫人：呵賢婿！

七公子：「閒哪」倒是夠閒，所以才來看媳婦吶！

劉員外：宴罷之後再走如何？

七公子：不如何。看樣子，宴也是「素」宴，不會熱鬧，我告辭了（唱西皮散板）乘興來，敗興歸不能如願，來來來，

快扶我坐上馬鞍。

（白）老頭兒老婆兒再見再見。

△衆擁七公子下。

劉員外：怎麼這樣說話呀？

劉夫人：高官門第，大多如此，諸事依順於他也就是了。

劉員外：夫人吶（唱西皮搖板）

我二人諸事依他並不難，怕的是富蓮女兒度日艱。

劉夫人：呢（接唱西皮搖板）

他家財豐厚門第顯，怎說我女度日艱。

嫁相府如進神仙院……。

劉員外：（唱西皮散板）
我劉家廟小接了個大神仙。

△家院上。

家院：稟員外夫人，古舅爺到。

劉夫人：表弟來了！

劉員外：快快有請！

家院：有請古舅爺（下）

△古異急忙上場。

古異：（唸）快馬離松吉，來報好消息。表姐、姐丈。

劉員外：表弟快快請座！

△三人分賓主坐定。

古異：（氣喘不止）哎呀！

劉員外：表弟這是怎麼樣了？

古異：先給我口……水喝吧！

劉夫人：快些打茶來！

△丫環速捧茶上，古異喝茶，丫環接杯下。

古異：可把我累死了。

劉員外：表弟因何這樣氣喘急促？

古異：我給你們道喜來了！

劉夫人：可為明日我那富蓮女兒出嫁之事？

古異：那當然是喜啦，不過那是意料中的喜，我報的可是意外之喜！

劉員外：莫非吳娘又有封贈？（貪意暴露）

古異：您想到那兒去了，怎麼一腦門子封贈，我問問，這十年來你們日夜思念的是誰呀？

劉夫人：啊！莫非我那失敗的貴蓮兒……他……

古異：對啦，我給你們找著啦！

劉夫人：你說的可是十三年前被家鄉那場洪水沖散，與富蓮變生的劉貴蓮！

古異：沒錯。

劉夫人：在何處尋著的？

古 異：深山老林之中！

劉員外：失散多年不會認錯吧？

古 異：這麼大的事，那敢亂認況且乳娘也在呀！

劉員外：乳娘也在，那就錯不了，你快快講來！

古 異：你們聽我說：幾天前，我去松吉為宮中買蔘，一個小姑娘雙手捧著一包人蔘往桌上一放，我抬頭一看嚇了我一

跳，這個小姑娘長的跟富蓮是一模一樣，我心裡頭能不起疑嗎？等她拿著銀子出門之後，我便悄悄地一直跟她

到了家，這時候從門裡出來一個老獵戶，聽我問到了貴蓮的身世，趕緊把我讓進去，就見從裡屋走出一位婦道

人家，你們猜是誰？

劉夫人：可是乳娘？

古 異：正是她我們在家鄉見過面，乳娘知道你們都在，一邊哭是一邊叫貴蓮給我磕頭……認表舅。

△三人同拭淚。

劉夫人：老爺，快快差人去接我那貴蓮女兒！

古 異：您這話說在後頭了。乳娘知道你們思念女兒心切願了乘小轎，讓貴蓮隨我一同進京來了！

劉夫人：一同進京來了？她現在那裡？（急）現在那裡呀？

古 異：哎呀我的表姐，我這騎馬的，怎麼也比她坐轎快不是？你們就別在這兒愣著了，趕緊準備準備，我上外頭瞧瞧

去。（下）

劉員外：我去……安排酒宴。

劉夫人：我去……準備頭飾衣衫（二人下）

△音樂聲中，古異從大門進入廳堂。

△二丫環引劉貴蓮怯怯上場。

△幕後伴唱。

布衣荊釵入廳堂

步兒怯怯心兒慌

行者佇足爭相望

山野姑娘花面龐

△伴唱中兩丫環上場驚奇打量貴蓮，恭敬施禮，貴蓮急忙攙扶，後面兩個丫環上前欲攙貴蓮，貴蓮擺手制止。丫環唸迎接二小姐。

劉貴蓮：（唱）（流水）姐姐妹妹聽我講。

我本是山裡人，沒到過大地方。

我年紀輕輕見識不廣，

這樣的重禮，實實不敢當。

今日歸宗要常住府宅上，

閒來無事咱們話家常。

還不知親爹娘，是何模樣……（行腔、行絃）

△古異與員外、夫人急上。

古異：孩子，你親爹親娘：來了！（興奮）

劉夫人：這是我兒？兒呀，快叫為娘！（心急意忙）

劉員外：快叫為父。

古異：孩子叫哇！

貴蓮：爹爹……娘啊！（擁抱）

古異：（接唱下句）他們相逢無語淚千行。

劉夫人：（唱）（扎朵依西皮原板）

割去娘心頭肉一十三載，望天涯眼欲穿盼兒歸來。

劉夫人：（唱）桌案上常擺杯盤碗筷，含淚水嚥下這寂寞悲哀。

劉貴蓮：爹娘啊！（唱）（南梆子）

怨孩兒未盡孝大禮叩拜，△施禮。

從今後奉親寬慰心懷。

劉員外：兒呀（唱原板）

今夜晚府門庭懸燈結彩，

設華筵邀賓朋賀鳳歸宅！（在過門中）

△丫環下，夫人疼愛地接貴蓮入座。

（唱西皮散板）問蓮兒你那乳娘可安泰？

劉貴蓮：（接流水）她腰板兒挺直髮漸白。問母親我那同胞姐姐……今何在？

劉夫人：（接唱散板）她梳粧完畢就要下樓來

劉員外：（接唱搖板）問蓮兒在深山過的可歡快？

劉貴蓮：（接唱搖板）十三年崇山峻嶺難忘懷。（行絃）

劉夫人：快快說與我聽！

劉員外：快快說與我聽！

劉貴蓮：（接唱流水）

難忘懷夏日山花紅似火，（想山居生活興奮非常）

夏季飛瀑天上來。

秋時牛羊肥又壯，

冬來瑞雪銀樣白。

劉夫人：你與乳娘住在那裡？

劉貴蓮：（接唱）

家住在、南山上，三間石屋一字排。

劉員外：他們待你如何？

劉貴蓮：（接唱）養父養母疼兒像心頭肉，一家和睦無疑猜。兒在深山十三載，一天到晚笑口開。

劉夫人：兒啊，在深山居住，每日做些甚麼？

劉貴蓮：（接唱）清晨鹿圈擠了奶，迎著朝陽去砍柴。沿路山歌響村外，爬山越嶺任往來。到夜晚，燃起松枝煮美酒，

家人說笑暢心懷。

劉夫人：兒呀！聽說深山老林之中，常有野獸，我兒不怕麼？（關心）

劉貴蓮：（接唱）有一日真把人嚇壞，險些兒不能歸家宅。

劉夫人：出了何事？

劉貴蓮：（接唱）在山岡遇上一隻「小熊崽」，牠「搖搖恍恍」朝我來。（比劃身段）我這裡心兒跳，臉發白（衆人身段）

望著狗熊叫「大伯」。牠不理不睬張開了嘴，「嗷」的一聲，朝我撲過來

△括號內唸京白。貴蓮喝時身段活潑，衆人配合貴蓮身段。演出內心中「關切」「喜」「驚」動作。

劉員外：你便怎樣啊？

劉夫人

劉貴蓮：（接唱）我急中生智用腳踹……。

（白）踹……的一傢伙！

（唱）一脚送牠落山崖！

△貴蓮在踹的一傢伙白口時，腳往外踢，亮住「大腳」。

△衆人頓時呆若木雞。目呆口張。
劉貴蓮：（白）我這雙大脚可有勁哪……咳？
你們這是怎麼啦？

△貴蓮天真不解地張望大家……。

△劉夫人拭拭眼特地再抓起貴蓮裙子，啊的一聲站立不住，雙手握頭。

劉員外：（急忙扶住）夫人夫人。

劉貴蓮：說的好好的話兒，這是怎麼了？……

△夫人醒，一把抓住貴蓮。一手顫，一手指說。

劉夫人：貴蓮，乳娘她……她……

劉貴蓮：她挺好哇，能吃能睡能幹活兒……（天真輕鬆）

劉夫人：哎呀不是啊，她她未會與你纏足？

劉貴蓮：纏足？（不知所措）沒有哇……

劉夫人：她可害死你了！（望劉員外攤雙手）

劉貴蓮：這不也挺好的嗎？（指指大脚）

劉夫人：她把你的終身斷送了！

劉貴蓮：娘說的不對。（誠懇認真）您想想，我要是裹了小脚，不早就喂了狗熊了！二位老人家，還有表舅，上那兒見我

去！娘，別哭了……

劉員外：（沉臉）好了，丫環，帶她下面用飯！

劉貴蓮：這城裡頭人都是甚麼脾氣呀？一見面先論脚大脚小真是的。……那……我就跟他們吃飯去，娘，別哭了

……（關切）

劉員外：快快帶她下去！

△貴蓮不解的隨丫環下。

△劉員外、夫人、古異，搖頭長嘆。

劉員外：（唱西皮散板）

這才是喪門星從空而降，「寶菱堂」出天足實在荒唐。

劉夫人：（唱）在山中你不撩裙細望，（向古異向）

古異：（唱）我是他親表舅，此舉不當。

劉員外：（唱）這醜事切不可對外人言講，

劉夫人：（唱）小奴才還不如遠死他鄉。

△家人引一小太監急上。

太監：古公爺，總管爺請您立刻回宮。

古異：出了甚麼事兒啦？

△小太監與古耳語。

古異：怎麼賈炎……好馬上回宮，瞧瞧，這煩事兒都往一處兒趕，我還得先顧那頭兒，飯也不能吃了，明天見，走。

△帶小太監下。

劉夫人：（沖古後影）呸，還吃飯呢！多管閒事的妖怪！

劉員外：夫人息怒，明日便是富蓮的佳期，還要打起精神。

劉夫人：只是貴蓮這個孽障如何安置？（世俗顧忌）

劉員外：將她關在西花園中！（利祿薰心）

劉夫人：西花園，那裡多年荒蕪……久不住人……（親情流露）。

劉夫人：咳！真是一場惡夢。

劉員外：攪得心神不寧。

△二人下閉幕。

第二場（賈炎獲重生）

△宮內太監總管居室。

△總管滿面陰雲上。

△場面起二黃胡琴曲牌。

總管：（唸）

奇怪奇怪真奇怪，

太監長出鬍鬚來。

煮熟的鴨子怎會跑，

燒透的木炭怎變白。

(唱二黃碰板)

若不是我明察暗訪腿勤快，

一旦事發定要惹禍災。

醜聞必須要掩蓋，

憂心忡忡難解開。

賈炎、賈炎、賈炎！

△賈炎急上，臨進門，惶恐不安。

總管：進來呀！

賈炎：是！

△賈炎進門，跪。

賈炎：總管爺，我來了！

總管：知道我為甚麼叫你嗎？

賈炎：這……不知身犯何罪……。

總管：給你這面鏡子，好好給我照照你那張臉！

△賈炎接過銅鏡，茫然相照。

總管：那裡面有甚麼？

賈炎：有……有賈炎哪。

總管：那嘴上黑乎乎的甚麼？

賈炎：嘿……我長鬍子啦！（得意）

總管：還笑哪，那是怎麼回事？

賈炎：誰知道哇！沒理會它，自己就鑽出來了。

總管：哼，還跟沒事人一樣，這要殺頭的！

賈炎：這男人長鬍子，殺甚麼頭？

總管：笨蛋，畜牲！你看這宮裡頭大小太監誰敢長鬍子？

賈炎：我那兒知道！（自然）

總管：你，你可氣死我了，你給我拿著這面鏡子，鏡把兒上有把鑷子，進屋裡，給我照著鏡子拔鬍子，要拔的乾乾淨

淨，不然把你送到慎刑司，告你個亂宮之罪，孩兒啊，那時候你的腦袋可就得搬家啦！

賈炎：你看看，這鬍子長出這麼大麻煩來！

總管：別囉嗦，快進去吧！

△賈炎急進屋裡。

總管：古異，古異，古異！

△古異急上。

古異：師父……是您叫我？

總管：不是我叫你，還是你叫我嗎？

古異：是是，是，我這不是聽您教訓來了嗎？

總管：小古啊，你可闖了大禍啦！

古異：這！您能提我個醒兒嗎？

總管：我來問你，西宮澆花兒那個賈炎可是你的徒弟？

古異：是。

總管：他今年多大啦？

古異：他……十八歲啦！

總管：何時進宮當差？

古異：五年前。

總管：誰的引荐？

古異：這您知道，當時是我向您求准的。

總管：進宮之時淨身了嗎？

古異：這？當時您不也驗過了嗎？沒事兒呀！

總管：瞎了你的狗眼，你沒看見他近來嘴唇上黑乎乎的像剛啃完胡錠錠，下巴底下像卡塊雞骨頭直往外拱，這是怎麼回事呀？

回呀？

古異：這？也許他臉上髒……也許……

總管：別「也許」啦，真像已然大白啦！

(唱二黃快三眼)

我進宮為太監六十餘年，

太太監小太監見過萬千。

誰不是潔白的臉如綢緞，

那個敢長鬚鬚冒犯龍顏。

適才聞那賈炎花團澆灌，
汗淋淋濕透了褲褂衣衫。
我趁他進室內去擦身洗澗，
暗暗地藏至在西窗後邊！
只見他脫衣褲房中一站，（行絃）
我的老天爺呀！……

（接唱二黃三眼）

嚇的我頭暈眼花兩腿如棉！

卻原來他是個堂堂的男子漢，

難道說他存心要大鬧金鑿！

古 異：（急忙跪下）師父，您聽我說，我與他父乃是窮孩子「髮小兒」五年前的一天，賈炎下河洗澡，回家後腹痛不止，經送診治，說是得了甚麼「縮萎之症」全家痛哭無策，他父親把我請到了他家，商議孩子的終生大事，我想事已至此，何如以歪就歪把他帶進宮來賺碗飯吃，本想進宮前動刀子，可是沒地方下手，只好對您說他是自行淨身，當時您也不也過了目了嗎？沒事呀！他怎麼今天又緩過來了？

總 管：妖怪，純粹是妖怪，你說怎麼辦吧。

古 異：師父，「您」看怎麼處置他哪？

總 管：真要是把他送到慎刑司吧，追問起來，你也好受不了，連我也得栽跟頭，我想了半天……。

古 異：您說！

總 管：劉喜才劉員外，不是你的親戚嗎？

古 異：是。

總 管：明天是劉家千金出閣的吉日。……

古 異：這我知道，跟相府七公子成親。

總 管：吳娘贈了她一雙寶菱綉鞋，我命你……（唱二黃散板）

送綉鞋去賀新婚，

叫賈炎隨車隊混出宮門。

到劉府你將他精心安頓，

歸來時尋一人做他替身，

古 異：替身？上那兒去找哇？

總管：笨蛋，（唱二黃垛板）

街巷西有灰房粉牆遮隱，

匾額上有三個大字小刀陳。

他那裡有童監隨時待命，

傳我命領一個與你同行。

這件事務須辦的穩，

才能擺脫你與我大火燒身。

古異：徒兒記下了，我去找賈炎……。

總管：回來，上屋裡看看去！

△古異忙進房中，拉出賈炎，細察面龐。

古異：咦，怎麼一根鬚子也沒有哇？

賈炎：剛拔完……。

總管：怎麼，我的話你還不信？難道還讓他脫了衣裳？

古異：徒兒該死！

總管：小妖怪，快跟你師父逃命去吧！

賈炎：謝總管爺！（莫明所以）

總管：（起身）年頭兒是變了，這驟子裡怎麼混進你這匹害……（怒指）害群之馬！可嚇死我了……。

△總管下。

賈炎：師父，您想把我帶到那兒去？

古異：先到劉府當個花匠……。

賈炎：好，好……這回我可算逃出來啦！

古異：小點聲，找死啊！

賈炎：找死，我不是沒病了嗎？

古異：啊。你倒是沒病了，我差點沒命啦！走罷。

△二人下閉幕。

第四場（劉富蓮出嫁）

△劉府「寶菱堂」大廳。

△歡樂的喜樂聲中幕啟，大廳中央二宮安高舉「寶菱綉鞋」古異、賈炎恭守於側，大鎧太監分列兩旁。

△劉員外、劉夫人磕頭不止。

△古異將綉鞋遞劉夫人。

△劉員外引古異、賈炎下。衆大鎧、太監均下。

△劉夫人將綉鞋交給丫環，向內高喊。

劉夫人：富蓮兒，快下樓來吧！

劉富蓮：（幕內唱南梆子導板）

梳妝畢，金蓮移，香波蕩起

△歡快音樂聲，衆丫環引路，如一對蝴蝶、簇擁著盛妝艷麗的新娘上

劉富蓮：（唱南梆子）

羞答答不由我紅雲嬌滴。

劉夫人：兒啊，吳娘娘送來寶菱綉鞋，我兒來看！

△劉夫人忙揭紅綢，現出金光閃閃的綉鞋。

△富蓮碎步趨前看，震驚，歡喜。

劉富蓮：（接唱南梆子轉西皮原板，西皮流水）

見綉鞋霞光起。

錦繡斑斕似虹霓。

吳娘娘恩寵施愛意，

輕納寶履步雲梯。

△富蓮捧著綉鞋急轉回樓更換，衆丫環隨下。

△家院上。

家院：花轎到。

劉夫人：女兒、花轎臨門、快快上轎吧！

△劉員外、古異上，一致激動地望著後面緩緩而上的富蓮。

△樂聲大作，富蓮在衆人簇擁中，離廳登轎。

△員外、夫人、古異隨下。

△另側幕後一丫環高喊「夫人」——

△丫環跑上，員外夫人返回。

丫環：員外夫人、二小姐非要出來送送大小姐不可！

劉員外：快將花園大門上鎖！

丫環：門是鎖著的，可二小姐不住的用腳踹門，還……罵哪。

劉員外：她罵甚麼？

丫環：她罵老爺夫人無情無義……認腳不認人……親姐姐出嫁都不讓送，這還是……這還是親人嗎？

劉員外：嗯！（不悅）

丫環：：她說的！

劉夫人：她還說甚麼？

丫環：她還說再不開門，她要翻牆跑回深山了！

劉夫人：咳！去也不是，留也不是，這便如何是好！

劉員外：叫她稍安勿躁，稍時我們就去看她！

丫環：是。（下）

劉夫人：老爺有何安排？

劉員外：適才表弟送來一個花匠，若將她安置在西花園中不但可使花木茂盛，就是貴蓮，也有人制服了。

劉夫人：花匠

劉員外：嗯！

劉夫人：叫一個花匠與貴蓮同住在西花園中！

劉員外：正是。

劉夫人：你真是老糊塗了，不知道男女授受不親嗎？

劉員外：哈哈！你知道這個花匠是那裏來的？

劉夫人：是那裏來的？

劉員外：他乃表弟的徒兒，也是宮中的太監。

劉夫人：哦！太監來做花匠？

劉員外：表弟將他送出來，為的是老有所靠。

劉夫人：噢！這我就放心了，太監太監娘娘可伴，他乃是一個廢物，無妨無妨。

劉員外：有他制服貴蓮，也就平安無事了！

劉夫人：貴蓮也就不孤單了。

劉員外：我們分頭去講。

劉夫人：請。

劉員外：正是！天足與太監，陰陽都不全。

劉員外：二人來做伴，

劉夫人：唉！同命總相憐。

△二人下，閉幕。

第五場（太監變花匠）

△清晨，劉府西花園，碧藍天空，一抹朝陽，草深林密，幽靜深遠。

△賈炎與級沖沖，荷鋤而上。

賈炎：（唱西皮原板轉二六轉散板）

離宮苑進劉府來做花匠，

似枯枝發新芽轉死還陽。

再不會似閻人尖聲細噪，

再不會為鬚鬚橫遭禍殃。

再不會睡夢中熱淚流淌，

再不會強忍悲痛捶打宮牆。

對朝陽暢胸懷心花怒放，

我賈炎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好兒郎！

見黃鸝在枝頭不住歡唱，

舞花鋤鬆潤土快活非常。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吟唱下)

△另側，貴蓮聞聲悄悄而上，聞聲驚異。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原板)

是何人在園中高聲吟唱，

樹兒遮花兒掩不見遠方。

這園內靜悄悄冷寂空曠，

不由人一陣陣肩背發涼。

△賈炎吟唱舞鋤，退步而上，聲音由遠而近。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這人行走多反常，

只見背影不見面龐。

心驚怕禁不住高聲叫嚷——

猛然一事湧心旁。

昨日雙親對我講，

有個花匠住西房。

叫他前來陪伴我，

免得孤苦與淒涼。

此人定是小花匠——

△貴蓮坦然直立。

看他見我怎開腔。

△賈炎停鋤拭汗，猛然發現貴蓮，驚異中連連作揖，貴蓮巍然不動，賈炎仔細打量，不覺好笑。

賈炎：(唱西皮散板)

卻原來是一尊雕刻石像，

△貴蓮轉身，猛一蹣脚，賈炎驚倒地下。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流水)

你這人說話太荒唐。

你見過石像會喘氣，

你見過石像口能張。

你見過石像會走路，
我是劉家二小姐。

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大姑娘。

賈 炎：唔！原來你就是他們讓我看著的那位二小姐呀？

劉貴蓮：甚麼？甚麼？「看著」不是叫你陪伴著我來了嗎，怎麼說「看著」？

賈 炎：嗯……主人說，平常叫我伺候陪伴，要是你發起脾氣來，就讓我看著點。

劉貴蓮：瞧我那二老爹娘，心眼兒真多，陪伴就陪伴吧，還要搭上個「看著」，好好好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麼樣看法！

賈 炎：其實也沒甚麼，就是不許二小姐越門翻牆。

劉貴蓮：好哇！這不是把我下了大獄了嗎？你到底有多大本事能看的住我，把我捆起來？打我一通兒？要是打起架來，

嘖嘖嘖就像你這樣的！哼我告訴你，我連狗熊都能踹到山澗裡去！

賈 炎：唉，主人的話不得不聽，我根本就沒想看著，再說，也看不住啊！

劉貴蓮：算你聰明，告訴你別跟我二老爹娘學樣兒，他們糊裡糊塗的。（天真）

賈 炎：可！哎？小姐，我有一事不明，不知當問不當問？

劉貴蓮：有話直說，別像羊拉屎，一個球兒一個蛋兒的！

賈 炎：小姐也是千金之體，他們為甚麼這樣對待你？

劉貴蓮：看你心眼還不錯，告訴你吧！我算甚麼千金之體呀，一場大水沖散家人，乳娘帶我在深山僻野住了十三年，這

剛歸宗團圓，誰知道二老爹娘一看我這雙大腳鴉兒，就像見了鬼一樣嗷嗷亂叫，這就把我悶在這塊墳地了，連

親姐姐出嫁都不讓送送，那兒還有一點骨肉之情呀！

賈 炎：儘是這些煩人事！

劉貴蓮：怎麼？你也煩我這雙大腳？

賈 炎：不煩，大腳有甚麼不好，我娘就是大腳！

劉貴蓮：哈哈，我可找著親戚啦！嗯，你叫甚麼？

賈 炎：叫賈炎。

劉貴蓮：多大了？

賈 炎：十八啦。

劉貴蓮：嗯，比我大一歲，我還得叫你一聲哥哪！

賈 炎：不敢不敢！

劉貴蓮：甚麼敢不敢的，你們城裡人就是不實在。那我要比你大，還不得叫我聲姐姐呀？家裡幾口人？

賈 炎：就剩我一口啦！

劉貴蓮：到我們家多久了！

賈 炎：我師父剛把我從宮裡帶出來。

劉貴蓮：唔，你師父叫古異吧！

賈 炎：嗯！

劉貴蓮：他是我表舅，那你在宮裡幹甚麼？

賈 炎：也是當花匠。

劉貴蓮：怎麼又出來了！

賈 炎：嗯……以後慢慢跟你說吧！

劉貴蓮：好好，以後日子長著哪，你……你不「看著」我啦？

賈 炎：嗯。

劉貴蓮：那陪不陪我哪？

賈 炎：這個……

劉貴蓮：別總這個那個的，說句實話吧，我還真得有個人來陪，病死、嚇死都不怕。哎喲，我可怕悶死嘍！

賈 炎：那，遵命就是！（作揖）

劉貴蓮：（打賈手）別來這套，俗氣，再這樣，我才不理你哪！哎，幹了半天活，渴了吧？我給你端碗水去！

△貴蓮大步流星跑下，賈炎望著激動不已。

賈 炎：（唱西皮流水）

她身世離奇不尋常，

她心境孤單又淒涼。

她性情耿直又倔強，

她快人快語熱心腸。

從此與她長相伴，

我是一陣歡喜一陣慌……

△貴蓮端水碗上。

劉貴蓮：給、喝吧——拿著呀！

△賈炎忙接碗喝水。

△貴蓮發現一隻蝴蝶，歡樂的追捕著

賈 炎：我來幫你逮——

△二人撲蝶，合手相拈……蝴蝶飛去

賈 炎：你等著，我替你抓去！

△賈炎一溜煙兒的追下，貴蓮心湧一股暖流

劉貴蓮：（唱流水）

他精明能幹身強壯，

他性情醇厚又溫良。

他通情達理心坦蕩，

他體貼入微暖心房。……

有他陪伴膽兒壯，

淒涼的荒園就不淒涼。

△賈炎氣喘噓上，不停拍打衣褲。

劉貴蓮：你這是怎麼啦？

賈 炎：蝴蝶沒給你逮著，還摔了我一個大跟頭……

劉貴蓮：（心疼地）這都是為了我，看你這身上……哎喲，腦門上都是汗……

△貴蓮掏出手帕，忘情的為賈炎擦，四目相對，羞窘。

劉貴蓮：哥哥……

賈 炎：（順口而出）妹妹……

劉貴蓮：該……幹甚麼？

賈 炎：嗯……我去剪樹枝。

劉貴蓮：那……我去燒飯。

賈 炎：嗯，我走了……

劉貴蓮：走吧……

△二人分頭離去，遂又悄悄折回，二人不期相對，惊慌尷尬。

賈 炎：（高聲地）我去剪樹枝。

劉貴蓮：（高聲地）我去燒飯。

△二人分頭跑下。

△歡快、熱烈的音樂大作

△後台伴唱：

劉府有個西花園，草深林密高牆圍。

東邊住的二小姐，西邊住的小賈炎。

春光何須待召喚，天作之合日月圓。

第六場 (力護寶菱堂)

△幕外劉員外劉夫人「快紐絲」急上

劉員外：(唱西皮搖板)

娘娘旨意如雷降，震壞劉家寶菱堂。

劉夫人：(接唱) 召見貴蓮應歡暢，

劉員外：(接唱) 怎奈他天足進宮臉無光。(白) 夫人，先前我家自誇寶菱堂引以為傲，如今只怕要自砸招牌了

劉夫人：都怪那乳娘不好，疏忽了與我兒纏足哇！

劉員外：纏足(猛然驚覺) 纏足？現距中秋為時尚早，我們便與貴蓮纏足也還不遲

劉夫人：為時不遲？她的年齡怕是遲了呀！

劉員外：年齡雖長足也要纏，難道你敢抗旨不讓女兒進宮？夫人，平常人家的女兒是無福進宮的呀！

劉夫人：貴蓮的性情，要與他纏足，怕是不好相與。

劉員外：你怎麼知曉？

劉夫人：為了門楣之光、纏足之事，我早就問過她了。

劉員外：她怎樣說的？

劉夫人：要她纏足除非是日從西起！

劉員外：還是那樣倔強，真真豈有此理！

劉夫人：咳！話也可憐，整日悶居花園過那愁苦的日子！

劉員外：她愁？我們便不愁嗎？

劉夫人：為了她一雙天足，我們食難下嚥，睡臥不安，你看此事如何方好？

劉員外：這樣吧！假言貴蓮冤家身患有病，託你那多事的表弟，想個法兒請娘娘免了召見吧！

劉夫人：也只好如此，真真是愁壞了他們，苦壞了我們！

△二人下

△音樂立即變為輕鬆快樂。

第七場（同病且相憐）

△滿園鮮花盛開一派生機。

賈 炎：（下場門上）妹妹來的真早哇。

劉貴蓮：（上場門上）今天又該幹甚麼啦？

賈 炎：我去澆花……

劉貴蓮：那我幫你擔水！

賈 炎：別！你別能幹這粗活兒！

劉貴蓮：我甚麼活兒沒幹過，走！

賈 炎：不行，主人知道了非怪我不可。

劉貴蓮：好，好好，那你自己去吧！（想主意）

賈 炎：那我先去了……

△賈剛要走，貴蓮哎喲一聲跌坐於地。

賈 炎：（聞聲回轉）你這是怎麼啦？

劉貴蓮：腳蹣了……

賈 炎：這溜平的地，怎麼會把腳蹣了？

劉貴蓮：就是蹣了嘛——（耍賴）

賈 炎：那就趕快屋裡歇著去吧，還坐在那兒幹甚麼？

劉貴蓮：人家不是走不了啦嘛……

賈 炎：那我可得稟報一聲，

劉貴蓮：回來，這事兒告訴他們幹甚麼？給我進去吧！

賈 炎：那我背……成嗎？

劉貴蓮：（笑）不用背，攙着就行了。

賈 炎：（欲攙又止）我攙你那兒麼？

劉貴蓮：（大方地伸出手臂 給。）

△賈炎緊張地攙起貴蓮不知何往。轉半天……

劉貴蓮：嘿嘿，這是幹甚麼？

賈 炎：送你上屋裡去（緊張不安）

劉貴蓮：屋子在東邊哪！

賈 炎：我……怎麼糊塗了！

△賈攙扶貴蓮「行走」二人緊張興奮，幸福愉快。

劉貴蓮：（唱反西皮散板）暖烘烘一雙手攙臂膀，

紅撲撲兩朵雲彩上面龐。

賈 炎：（唱反西皮散板）撲通通只聽得心如鼓響，

濕淋淋熱汗流沾住衣裳。

劉貴蓮：（唱反西皮二六）火辣辣心兒內甜酸異樣，

輕飄飄筋骨柔快活非常。

賈 炎：（唱反西皮二六）直愣愣睜雙眼不敢相望，

結巴巴欲開腔有口難張。……

△貴蓮突然起步，四下張望。

劉貴蓮：有甚麼話你就說吧，說呀！

賈 炎：（見貴蓮健步如飛，大惑不解）（唱西皮散板）

適才間倒在地腳疼難當，

轉眼來健步如飛呀似馬脫韁？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二六）假意兒摔地上原是撒謊，

（二六轉西皮散板）為的是與賈炎哥敘敘衷腸

賈 炎：敘衷腸就敘衷腸，騙我腳疼了幹嗎？

劉貴蓮：你不願意，我扭頭就走！

賈 炎：（唱散板轉流水）你等等，誰說不願意，你不要將人瞎冤枉。

劉貴蓮：（唱流水）賈炎哥你心中有話祇管講趁此時無有人在你我身旁。

賈 炎：（唱流水）問小妹你昨晚睜睡可安穩進食用餐飯可香？

劉貴蓮：（唱流水）有賈炎哥在身旁與我相依傍，

睏睡安穩這飯也香。

劉貴蓮：那我問你一件事你可不能生氣！

賈炎：嗨！你問吧，不生氣。

劉貴蓮：哥呀（唱）

賈炎哥你因何不吃宮中餉？來做花匠為那樁？

賈炎：（唱）我當過太監（鑼）幸未毀人狀，長鬚鬚險惹出殺身禍殃。

劉貴蓮：（唱）古人做事太荒唐，誰興的太監喪天良。

你是鬚眉男子漢，妹是天足的大姑娘

賈炎：（唱）纏足酷刑加身上，正常偏說不正常。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乳娘常常對我講，

說我是福相，到處都會有人幫。

你我難中結兄妹，

這就叫「逢凶化吉祥」

賈炎：（唸）你我難中結兄妹，相依相傍度時光。

劉貴蓮：賈炎哥，（唱西皮流水）

結為兄妹不算親，

再親一層有甚麼妙方？

賈炎：（唸）想比兄妹還要親，

只有新郎與新娘。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倘若你做新郎官，

何人進門做新娘。

賈炎：（唱西皮散板）她是……

她是（唸）她是大腳片、花面龐，笑聲朗朗像鈴嚙、又聰明、又倔強、性情直爽熱心腸、我好怕呀……

劉貴蓮：你怕甚麼？

賈炎：（唱西皮散板）

我怕她不肯與我拜花堂

劉貴蓮：（悲中帶喜介）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流水）

一句話說的我淚流頰上

劉貴蓮遇到了稱心的郎。

適才聞這言語理該早講，

女兒家縱直爽口怎先張，（轉西皮散板）

只要你……只要你……只要你真心願意我便與你拜花堂。

賈 炎：這話是真的？

△貴蓮撲通跪地。

賈 炎：這是幹甚麼？

劉貴蓮：拜天地。

賈 炎：對！咱們拜天地吧。

△賈炎下跪。

△音樂聲大作，霞光滿天。

△閉幕！

第八場（回門賀週年）

△劉富蓮結婚週年

△二幕外

△四家丁引七公子騎馬上，醉薰薰，搖晃晃身段。

七公子：（唱西皮原板）

結婚週年我心高興。

家丁甲：（白）週年紀念。

七公子：（唱）親朋好友來家中。

家丁乙：（白）衆星捧月。

七公子：（唱）實指望骰子麻將手氣紅，

家丁甲：（白）希望無窮。

七公子：（唱）誰知道麻將不靈，骰子專門擲「眼兒坑」。

家丁甲：（白）這叫萬叢綠中一點紅。

七公子：還說吶（唱）壞就壞在你們這些馬屁精，

家丁乙：（白）好心沒好報。

七公子：（唸）好聽的言語振耳聾，

把我捧在半天空。

捧的高，摔的重。

（唱）差點忘了自己的姓與名。

家丁甲：（唱）公子大才有大用，因此親朋如雲從。

七公子：（唸）（手指家丁甲、乙）蹭、蹭、蹭（接唱）

你說大才是瞎碰，

我心明眼亮腦子清。親朋好友尊敬我那是為（為甚麼）因為爸爸比我行。

（白）哎！就顧了給你們說話，夫人的轎子……怎麼還沒來？

家丁甲：夫人的轎子早就過去了。

七公子：過……去了？我這騎馬的……還不如地她那坐……轎的快！？（搖晃身段）嘿……嘿……這馬怎麼不往前……

儘往後退呀？……

家丁甲：不是醉了嗎！

七公子：胡說，人醉了，馬……沒醉！來，給他一巴掌，牠就跑快了！

家丁甲：往那兒拍？

七公子：往馬……屁股上拍！

家丁甲：好，拍馬屁！

△衆家丁舉手拍馬，七公子急下，衆家丁隨下。

第九場（富貴不可恃）

△歡慶聲中二幕啟。

劉富蓮：官人……

七公子：娘子，你先到了……（沖家丁）你們把我交給她吧！

△家丁把七公子讓富蓮扶，家丁下。

△衆人進廳內，七公子醉態未醒。

劉富蓮：官人，見過我二老爹娘才是！

七公子：行，誰讓咱們輩兒小哪？（沖家院）岳父有禮了……

劉富蓮：爹爹在這裡……

七公子：錯了……在那兒吶？唔，這一尊。可說……你離我那麼遠幹甚麼？過來點！小婿……有禮了。（發現古異）

劉員外：賢婿免禮。

七公子：不閒那兒有空來……還有誰？（醉態迷離）（奔古異）丈母娘……！

古異：外甥姑爺，你丈母娘在那邊兒吶！

七公子：那……你是誰？

古異：是你表舅！你見過我呀！

七公子：噢，原來是表……舅母，有禮了（看劉夫人）丈母娘

劉夫人：啊賢婿——

七公子：嘿！聽這個聲兒怎麼像我媳婦兒！

劉貴蓮：官人，我母親在此！不要亂講。

七公子：你瞧，這母女還真差不多。小婿有禮了，

劉夫人：免禮，請坐。（讓坐）

七公子：（發現是邊位）你們這是……看不起我？除了在我爹媽面前，在那兒我全得坐中間！

△劉員外趕快把椅子放在中間。

七公子：你看，這老家院還挺機伶。

劉員外：咳！

七公子：怎麼啦！不舒服？嘿！我說你們怎麼都……不說話？都是啞巴？

劉夫人：賢婿，今日乃是你們週年大慶……

七公子：廢話，不是大慶，我來幹甚麼？說吧！怎麼慶法？

劉夫人：酒宴已然備好，稍時請姑老爺入席，

七公子：你們這是誠心害我……你看，我這樣還能喝……得下去嗎？

劉員外：嗯，飯總是要吃的！

七公子：你要撐死我？你們家的人……怎麼都是壞心眼？今天……不是甚麼慶嗎？我反正來了……就算對得……起……你們，娘子……你想在娘家住……隨便……我還有好多事要辦……我要走了……家丁們……

△家丁們走上。

七公子：回府。

劉員外：我們送賢婿一程！

七公子：誰都別動！誰動誰是小……畜生，岳父、岳母，缺錢說話，咱們走！

△衆家丁攙七公子下。

△富蓮掩面哭泣。

劉員外：真乃紈袴子弟！

劉夫人：敗壞門庭，

古異：這不是給他們家丟人現眼嗎？全無家規！

△衆人安慰富蓮

劉夫人：兒啊！你要忍耐些……才好！

劉富蓮：（唱西皮搖板）

羞慚慚顏面實難堪，

禁不住對爹娘珠淚漣漣。

都說是進相府榮華無限，

誰知道全屋內鬼域一般。（轉快板）

最可嘆夫妻情無有半點，

說甚麼娶兒去是為賽金蓮。

心意煩亂多愁怨無處排遣，（哭頭轉唱散板）爹娘呀！

難道說享受榮華，就是這般。

劉夫人：既已如此，也只好如此！我兒若是煩悶，就在家中多住幾日，不要悶壞了身體才是！

劉富蓮：這都是自己命運不好怨著何人，啊母親，女兒不在身邊，你要多疼我那貴蓮妹妹才是！

劉夫人：她住在西花園中，倒也安然……

劉富蓮：咳！他在西花園中一定淒涼寂寞，許久未見，兒要看她一看！

劉夫人：這？

劉富蓮：同胞姐妹，看看何妨，丫環，隨我去往西花園走走……

△丫環隨富蓮下，家院上。

家院：啟稟老爺酒宴擺齊。

劉員外：撤去宴席。（生氣）不用了。

△閉幕。

第十場（天機在自然）

△劉府西花園，草深林密，繁花似錦，鳥兒歌唱，一派生機……。

△二丫環引富蓮上，富蓮扭擺，一陣腳疼……。

劉富蓮：哎呀……

△丫環忙扶坐石椅。

金蘭：大小姐要不是您來，老爺夫人是不會讓我們到西花園來的？您瞧瞧，現在這西花園有多美呀！

玉梅：大小姐您看，這滿樹的桃花，一朵一朵羞紅了小臉兒，多像新娘子啊？

您看這簇簇的君子蘭，伸出那麼多膀臂，像不像要迎接那些新娘子入洞房啊？

金蘭：好香啊！大小姐，您聞，這紫丁香像不像你出閣時候擦的粉？

玉梅：快來快來……看看這水裡滿是金魚……

金蘭：大小姐，您知道這是誰的功勞嗎？

劉富蓮：是那個？

金蘭：都是新來花匠幹的！

劉富蓮：花匠？何時來的？

金蘭：就在您出嫁的當天，都一年啦，這個花匠可好了，又聰明又能幹，長的哪，別提多好看了，高高的個兒，白白的臉，濃眉大眼……

玉梅：沒羞沒羞！一個姑娘家，這麼誇人，你想讓他當女婿是不是？

金蘭：你胡說！（欲打玉梅）

劉富蓮：好了好了（頰）我要在此清靜清靜，你們去罷（揮手，二丫環下）

△富蓮剛閉眼，一陣鳥鳴，起身追視，被眼前景色無限生機打動，頓覺芳心撩亂。

(唱四平調)

這景色為畫卷撩人心亂，
金蘭玉梅歡笑語迴嚮耳邊，
冰冷的心向樹幹沖天舒展，
弱腰身隨柳枝搖曳翩然。
艱步履踏綠茵輕鬆柔軟，
苦臉兒對花綻出笑顏！
倘若這是這婚姻任奴挑選，
我寧願配花匠在這仙境的樂園，

△富蓮復坐，閉目遐想。
△賈炎與沖沖上。

賈炎：(唱二黃原板)

清晨起去花園擔水澆灌，
貴蓮她在房中縫製新衫。
我這裡急忙忙收工回轉，
也免得我愛妻她等待不安。

△賈炎發現富蓮坐於椅上。

賈炎：娘子(誤認)

劉富蓮：(驚駭回頭仰面)

賈炎：呦！新衣裳都穿上啦……

劉富蓮：你是誰？(起立)

賈炎：(見狀大惑不解。)你這是怎麼啦？

撞上甚麼了，我是花匠啊！

劉富蓮：花匠？……

賈炎：啊！那還錯的了，你一定不舒服了，來來來，快坐一會兒！

△扶富蓮，富蓮直愣愣望著賈炎入座。

劉富蓮：你就是那個花匠！

賈炎：新鮮不是？我何止是花匠，我還是你丈夫啊！你仔細看看，你丈夫、賈炎、花匠……真急死人了。

劉富蓮：呀（唱反四平調）

適才間胡亂想願配花匠，
莫非是冥冥中感動上蒼。
迷茫茫天助我如願以償，
謝王母賜與我醉人夢鄉。……

賈 炎：娘子，娘子……

劉富蓮：（羞答答）你是花匠……

賈 炎：哎呀可認出來了，嚇了我一身汗，怎麼新衣裳一穿說話都變了調了！

劉富蓮：（背供）他將我當作小妹了……嗯（點頭）（自此改唸京白）你是郎君？

賈 炎：你剛才怎麼啦？怎麼連我都認不出來啦？

劉富蓮：心裡頭悶的慌……見著你……就好了。

賈 炎：嗨！我不是說一會兒就回去嗎？你這可好，一步都離不開呀？（疼愛地看富蓮，點頭）好好好，離不開我就陪你坐坐……

△借富蓮落坐，發現富蓮麗妝。

哎呀你這新衣裳真漂亮，真想不到那幾塊破布能做出這麼漂亮的衣裳來……真是巧手（拉手）

劉富蓮：真的嗎？（緊張手抖躲開）

賈 炎：看你說的，成天價看花兒，如今看人兒，連漂亮不漂亮還看不出來嗎？（扶臉）真漂亮……你怎麼有點打哆嗦

……是冷吧？來坐近點，（摟住富蓮）怎麼樣，不冷了吧？

劉富蓮：不冷了，（急躲）不冷了。

賈 炎：瞧瞧，今兒你是怎麼啦？（心中奇怪）

劉富蓮：（唱反調三眼）

似這等仙境般的美夢不可再，

亂紛紛百感交集湧心懷。

我心中暗羨小妹人傻福他們真相愛

劉富蓮若得幸福需再生來

賈 炎：你呀！今天有點不對勁兒，我瞧外頭風大，你屋裡呆著吧。

劉富蓮：不行不行，我就在外頭呆會兒滿好的，（緊張）

賈 炎：你好我不好，你病了我糟糕，走走走，屋裡去！

劉員外：從實講來！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你命他充花匠住在園裡，

看守你親生女不許遠離。

追根究底是你錯用計

為何反向孩兒提！

劉員外：他是怎樣看守你的？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每日裡他與兒形影相依，

我這才定心意不返松吉。

似這樣遵嚴命理該獎勵，

老爹爹你發甚麼脾氣著甚麼急！

劉員外：你二人可常在一起談笑哇？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為人有悲歡與憂喜，

談笑是常理有何奇。

劉員外：你二人既然時常談笑，可做出越理之事？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可算明天理，

我二人並非木與泥。

他憐我為天足被囚禁園裡，

我憐他為鬍鬚自干受屈。

兩心相印情難棄，

瓜熟蒂落是佳期。

劉員外：咳！

△古異大笑上，劉夫人隨上。

古異：哈哈哈哈哈聽了半天我這才知道是怎麼檔子事兒，表姐丈，你們爺兒倆也別這麼唇槍舌劍的殺過來殺過去了。要怪，都怪我，當初見貴蓮的時候，我少看了那麼一眼，後來送賈炎的時候又少說了那麼一句，這才引出了這場

道！

△古異上。

古異：表姐丈——

劉員外：你呀，你真是豈有此理！

古異：你瞧，怎麼剛來就沒理啦？

劉員外：我來問你，你那徒兒可是有病哪？

古異：有病？不錯，倒是有過！不過早就好了……他又出了甚麼事兒啦？

劉夫人：他呀！又鬧起來了……甚麼「拜天地」呀！「娶媳婦」呀……

古異：哈哈哈哈哈，這樣一說他的病……果然好了。

劉員外：這樣一說他的病，怎麼算好了呢？

古異：當然算好了，沒有錯。

劉員外：我來問你，他到底是不是閻人？

古異：就因為有病，沒鬧著。

劉員外：送到我家之時呢？

古異：保證，完完整整的男子漢，病好了……

劉員外：壞了！今天可要熱鬧了！你二人暫且迴避，我要審個水落石出！

古異：（邊下邊嘟囔）說沒錯就沒錯，看你還能把他再審病了。

△古異、劉夫人下。

劉員外：家丁們走上

△衆家丁走上，站立兩側。

劉員外：擺上桌案，我要審問賈炎，傳他前來

家丁：賈炎來見！

△賈炎上

賈炎：荷喔？怎麼成衙門啦？

劉員外：賈炎，我來問你……你……你當真當過太監？

賈炎：員外，您不嫌煩哪？告訴你當過，當了五年啲！

劉員外：因何來到我府？

賈炎：不是在宮裡闖了大禍嗎？（天真）

劉員外：甚麼大禍？

賈 炎：長了鬍子啦？（自然）

△員外急出位仔細叮看！

劉員外：你無有鬍鬚呀！

賈 炎：總管爺讓我一根一根地給拔啦！

劉員外：這……：嗯……：不不，你休來騙我，這闖人怎生鬍鬚！

賈 炎：闖？我可沒受過那個缺德的罪。

劉員外：你進宮之時，可曾驗身？

賈 炎：驗過。那時候不是有病嗎？（理直氣壯）

劉員外：甚麼病？

賈 炎：叫甚麼……：這怎麼說……：叫縮……

劉員外：縮……：不要講了，我明白了如今呢？

賈 炎：（背供）「幸虧沒當官，當官也是個糊塗官」。早就好了。

劉員外：好了？

賈 炎：好了。

劉員外：糟了。

賈 炎：糟啦？

劉員外：跪下。

賈 炎：這又闖甚麼禍啦？（跪）

△員外急進位

劉員外：大膽畜生，你既然病了，就不該好了，既然好了不該闖禍，老夫是甚等樣人，豈能不知，你病既好必然要思念

男女之事，我來問你可曾對我女兒施展甚麼無禮行為？

賈 炎：無禮？沒有哇！我們好著哪！

劉員外：那她因何掩面而逃？

賈 炎：你說的是那個女兒呀？

劉員外：被你嚇跑的大女兒呀！

賈 炎：哎呦！那是她假冒我妻……：我……

劉員外：且慢。你妻？你妻是誰？

賈 炎：是二小姐唷。(心坦意誠)

劉員外：二小姐？哎呀亂成一鍋粥了，傳二小姐

衆家院：二小姐來見！

△無人應聲

衆家院：二小姐來見！

△無人應聲

賈 炎：她那能聽你們的，非我叫才會來哪！

劉員外：你且喚來

賈 炎：娘子快來！

劉貴蓮：來啦(跑上撲向賈炎) 郎君你受驚了(唱西皮流水)

適才間我姐姐戲耍於你，

你把她錯當了恩愛之妻。

我二人雙胞胎難以辨認，

你不必為此事羞愧著急。(行絃)

△劉員外上前將二人分開。

劉貴蓮：哎哟我這位爹爹是甚麼時候來的！

劉員外：奴才！

劉貴蓮：噢，才來。

劉員外：跪下……

劉貴蓮：貴姓，姓劉呀！

劉員外：我叫你跪下。

劉貴蓮：跪下！不跪。為甚麼？

劉員外：你，你看你幹的好事，我來問你，他是何人？

劉貴蓮：他？唔……我明白了(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他那裡來摸底細，

全不想拘禁我所做行為。

再不把鬱悶藏心底，

水落石出到時機(白)。您問的是他呀？

劉員外：從實講來！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你命他充花匠住在園裡，

看守你親生女不許遠離。

這根究底是你錯用計

為何反向孩兒提！

劉員外：他是怎樣看守你的？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每日裡他與兒形影相依，

我這才定心意不返松吉。

似這樣遵嚴命理該獎勵，

老爹爹你發甚麼脾氣著甚麼急！

劉員外：你二人可常在一起談笑哇？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為人有悲歡與憂喜，

談笑是常理有何奇。

劉員外：你二人既然時常談笑，可做出越理之事？

劉貴蓮：（唱西皮流水）

老爹爹可算明天理，

我二人並非木與泥。

他憐我為天足被囚禁園裡，

我憐他為鬚鬚自干受屈。

兩心相印情難棄，

瓜熟蒂落是佳期。

劉員外：咳！

△古異大笑上，劉夫人隨上。

古異：哈哈哈哈哈聽了半天我這才知道是怎麼檔子事兒，表姐夫，你們爺兒倆也別這麼唇槍舌劍的殺過來殺過去了。要

怪，都怪我，當初見貴蓮的時候，我少看了那麼一眼，後來送賈炎的時候又少說了那麼一句，這才引出了這場

天成的巧合，我看這才是「天作之合」，表姐夫，您就成全他們吧！

劉員外：哼，(白) 要想如願除非日從西起。

(唱西皮散板轉快板)

天足女毀了我「寶菱堂」譽，

還與那小花匠暗配夫妻。

似這等下賤女就該自斃，

何苦要在世上枉披人皮。

劉貴蓮：(被激怒)(唱快板)

你惡言傷害親生女

滿腸憤恨似決堤。

從四歲與乳娘流落松吉，

她教兒思念爹娘淚濕衣。

團圓後兒心想多盡孝義，

萬不料因天足被鎖藩籬。

笑只笑老人家錯打主意，

那賈炎是個死裡逃生的血肉軀

我二人共住西園裡

賈炎：(唱) 共住西園裡

劉貴蓮：(唱) 同命總相依

賈炎：(唱) 同命總相依

劉貴蓮：(唱) 我燒飯，他鋤地

賈炎：(唱) 我澆樹木她裁衣

劉貴蓮：(唱) 驅愁苦全憑著真情真意

二人：(唱) 誓作夫妻永不分離

劉員外：呀呀呀(唱西皮搖板) 滿口荒唐下流語。

(唱) 送往官府……(倉)

△總管後台唸「慢著」急上，侍從太監二人隨上。

△古異背供「可來啦」

總管：（唸）送往官府（接唱下句）就悔之不及。
古異：師父您怎麼才來呀？

總管：我聽了半天啦。劉老頭兒，聽你這話岔兒，是既怨賈炎，又怪二小姐。

劉員外：不怪他們，莫不成還要怪在我的頭上。

總管：難得你總算說對了一句話，衝著我徒弟，我給你想想法子。

劉員外：公公有何良策？

總管：良策沒有，只是個斧底抽薪的法子。

劉員外：甚麼辦法？

總管：賈炎是我打宮裡放出來的，你想想，一到官衙，他還有命嗎？他一沒命，令表弟也活不成，連咱家都脫不了沉重，至於尊駕您……窩藏賈炎罪過也輕不了。

劉員外：哎呀說的是啊，我怎麼未曾料到此處。

總管：你沒有料到的還有哪！

劉員外：啊！

總管：二小姐，活蹦亂跳的一個好姑娘，你為甚麼把人家關在樹木園子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你不怕背上殘害骨肉之罪嗎？

劉員外：是是是，依公公之見呢？

總管：這事兒我可作不了主，問這倆小的！

劉員外

劉夫人：（急忙道）由不得他們（氣惱）

總管：得！好了瘡疤忘了疼，又來勁了，古異，跟師父回宮（欲行）

劉員外

劉夫人：（傻眼）

賈炎：總管爺

劉貴蓮：總管爺（唱西皮散板）

道出鬱悶出了氣

賈炎：（唱）我二人情願去松吉（行絃）

總管：（加白）對，離開這沒情份的地方，就這麼辦，我作主了，收拾收拾，起身上路。

賈 炎：謝總管爺，謝謝爹娘

劉貴蓮：謝我為何？

劉夫人：謝我為何？

劉貴蓮：（唱西皮散板）謝爹娘與孩兒選此佳婿。

賈 炎：（與劉合唱）夫妻恩愛同返松吉。

賈 炎：謝謝 師父

劉貴蓮：謝謝 表舅

古 異：（問總管）師父，我說的沒錯吧？你不到這齣戲沒法子「收坑兒」啊？

總 管：你說的不錯這倆孩子稱的是天作之合

衆丫環

衆家丁：（齊唸）恭喜二小姐！

劉員外

劉夫人：嘿嘿！

古 異：哈哈！

總 管：啊！

賈 炎

劉貴蓮

：（領起合唱）人為乏生趣

天機在自然

無損自然樸

自有美與善

自有美與善

總 管：（領起群笑）啊哈哈哈哈哈閉幕劇終。